

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衍（六）

高振宏*

至於宋代天息災的《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》，在卷二中有提到「大曼拏羅成就法」：

。（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一冊，卷一二五七，頁二六七上）

若最上曼拏羅，作四方相。每方作一門樓，皆以瓔珞莊飾，安置八柱。於曼拏羅角，安金剛杵寶，如其明月；中間安八角輪，輪上安金剛杵，遶輪安金剛髮。光焰如月。復於八方安八寶瓶，入五大藥、五穀、五寶令滿。各以素帛二幅蓋瓶上，用白檀塗瓶，以花鬘莊飾，獻種種食、燃燈供養。其第一瓶入五大藥、五穀、五寶，以白、赤、黃、綠、青五色絹蓋之，於曼拏羅上以幔幕嚴飾，羅列幢幡及諸花香。……於曼拏羅中間，安摩里支菩薩。深黃色，亦如赤金色。身光如日，頂戴寶塔，體著青衣，偏袒青天衣，種種莊嚴。身有六臂三面，三眼，乘猪。左手執弓、無憂樹枝及線；右手執金剛杵、針、箭

。除此之外，還須在東南西北方分別安置阿里迦（二合）摩細菩薩、摩里迦（二合）摩細菩薩、桉多里馱（二合引）嚮摩細菩薩、帝祖摩細菩薩，這四位菩薩皆為童女相，二臂，穿著青天衣，身體分別為日初出之色、金色、熾焰等色（北方菩薩未說明），手持針線、無憂樹與針線、羈索與無憂樹枝、弓箭。而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則分別安烏那野摩細菩薩、虞羅摩（二合）摩細菩薩、嚮摩細菩薩、支嚮摩細菩薩，這四位菩薩皆為三面三目，其一為豬面，童女相，有群豬隨往。之後又提到另一種「大曼拏羅成就法」，其法為：

以五色粉粉大曼拏羅，於曼拏羅外作四方、安四門樓。復於門上以花鬘、瓔珞莊嚴，各燃八燈。壇四方四隅各安一闕伽瓶，各以青帛二幅蓋之，周迴用白檀花鬘，上以幔幕莊

飾。於曼拏羅中間安八葉蓮華，於蓮華中間安鉢字及摩里支菩薩。（頁二六八下）

東南西北等八方所安菩薩大體相同，僅東南與西南對換，並增加了上方的摩賀支囉囉摩細菩薩和下方的波囉訖囉摩細菩薩。

除此之外，爲配合壇場與修行成就法，在卷二中也有提到護摩爐的做法，與壇場相應，有兩種方式：

深一肘，作四方相，脣緣闊四指，上作金剛杵，一周如蓮華。相爐中安金剛杖，阿闍梨即以衢摩夷（牛糞）塗壇，散花供養。復自洗浴著白衣，戴冠及諸莊嚴，手持鈴杵發勇猛心，加持護摩爐。若遣諸摩，用佞性囉木榦四箇，釘爐四角，於爐四邊布吉祥草。阿闍梨東邊面西坐吉祥草座，結印誦真言一百遍，加持使用之物，安置右邊。用淨水椀安在左邊，當前安闍伽鉢，以香水雜花安在鉢中。用蜜酪搵尼俱律陀樹木憂曇鉢樹木爲柴，入於爐中，即鑽木出火作於護摩。觀想爐中生一阿字，阿字化成月輪，輪上復有火天，即誦真言召請火天。真言曰：……誦真言已，復想火天坐月輪上，四臂、三眼、三面

。光明如火，清淨如月，身出甘露，手執器仗，及軍持數珠蓮華鬘，左手作施願。即獻關伽水及獻五種供養，即作護摩三遍，以水灑淨。（頁二六六上-中）

護摩爐相，爐高一肘量，四方界道闊四指。金剛鬘安緣道，爐中間安蓮花，於蓮花上安金剛杵，如蓮花相。於爐四邊布吉祥草，右邊安一切使用之物，左邊安淨水瓶鉢，誦此真言加持淨水。真言曰：……加持水已用水灑淨，發遣一切諸魔。即時召請火天，誦此真言：……。誦此真言，召請火天入護摩爐。火天在日輪上，三眼、四臂，手作施願、持淨瓶、蓮花鬘杖、數珠。身黃赤色、髮豎立，熾焰如一聚火。擲護摩三遍獻火天，能滅一切罪。然後阿闍梨觀想囉字成日，觀想阿字成月，皆有熾焰如彼火聚，於彼日上安摩里支菩薩想已，即作護摩三遍，獻於菩薩。此外，本卷同時也說明了息災（圓相、著白衣）、增益（四方相、著黃衣）、敬愛（三角相、著紅衣）、降伏（半月相、著白衣）等成就法，其壇場和成就法體

。（頁二六八上）

增益（四方相、著黃衣）、敬愛（三角相、著紅衣）、降伏（半月相、著白衣）等成就法，其壇場和成就法體

系完整而清晰，明顯與唐代經本不同，屬於現代學者所判定的純密或金剛乘密教型態。¹ 值得思考的是，若延續上述有關何時開始流行摩利支天變相的問題，天息災譯本（或是說宋代密教譯本）的壇場與成就法都遠較唐密更為繁複龐大，雖然從經典角度來說，晚唐宋代才開始出現三面多臂的摩利支天形象，但宋代官方對密教的支持遠不如唐代，且宋代譯本這麼繁複的壇場是否能相當的擴大摩利支天或密教信仰，因此宋代譯本與形象的影響也許還得從更多的面向去思考與評估。

三、摩利支天信仰的流行

（一）唐宋時期摩利支天經、咒、像的流傳

在摩利支天的相關研究，論及其信仰流衍時，多會提到後來道教結合了斗姆與摩利支天信仰，對近世的宗教文化有深遠的影響。不過，目前相關研究多指出，道教結合斗母與摩利支天的時間約末為元代，因此本節先論摩利支天信仰在唐宋時期大眾社會流傳的情況，再接續討論祂對道教或宋代佛教的影響。

有關摩利支天在唐宋社會流傳的情況，前賢學者引述了相關豐富的資料，茲簡要說明如下，有關經典部分

，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師（七七四—八三五）及其弟子圓行（七九九—八五二），皆曾入華學法，請回《摩利支天經》一卷四紙，該經應為不空譯本，而圓行甚至還迎請一尊摩利支天菩薩像，此像可能來自青龍寺，為不空或其弟子所傳。而空海的再傳弟子惠運（七九八—八〇九）、宗叡（八〇九—八八四）也會入唐學法，返國後所上奏的目錄，也有不空譯的《摩利支天菩薩略念誦法》與《摩利支天經》。此外，日本天台宗初祖最澄的弟子圓仁（七九四—八六四），入唐返國後，所攜回的經典中就有不空翻譯的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和《末利支提婆華鬘經》各一卷，以及未標明譯者《摩利支天經》一卷、《梵字摩利支心真言》一本和《梵字摩利支心并根本真言》一本。上述日本僧人所帶回的經典、真言中多為不空的譯本，可見不空在唐代摩利支天信仰中的重要性。² 除日本留華僧外，在敦煌文獻中有將近二十餘項摩利支天經的寫本，可見其信仰在當時頗為流行，其中 S. 二〇五九有山陰縣人張依所寫的《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》〈序〉，內容提及其奉持摩利支天咒所獲得的感應：

因游紫塞，於靈內覽此經，便於白絹上寫得其咒，發心頂戴。咸通元年（八六〇）十一

月內，其年大風，因有緣事，將北岸。其日冒風步行，出朔方北碾門，更與一粗心，不識凍凌之病，投入龍河。同人一行，先便入凍孔。依見前人隔水，抽身便回，不逾一□，凌亦尋陷，身且不沒，脚下如有人提其雙□□溺，須臾得岸。乃自踴身，上得凌床，因□糜。官河右，以涼州新復，軍糧不充，蒙張□武發運使，後送糧五千餘石至姑臧□。有省使五人在涼州，見依進發，本欲賈豎，王嚴鬥合，稱依儒者，前路遇賊，渠且留勿去。其人果停，至來日乃發。依所同般百餘，從安樂衝達，離別省使。般次來日還至依前日宿處，地名沙溝，前日餘火，尚猶未滅。其夜被橫過吐蕃賊打破，般次省使被煞，諸餘損傷不可盡說。自後入奏，又得對見□□龍顏，所蒙錫賚，兼授憲官。及至歸回，往返賊路，前後三二十出，不曾輸，此皆菩薩加持力也。故爲此序，將勸後人，唯除□□□。³

據張依自述，他閱覽《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》後，將摩利支天咒寫於白卷上，勤力奉持，因此獲得菩薩神力護佑：先是要度過龍河時，見前人踩踏浮冰落

水，即刻抽退之際也將落水，卻感覺有人提其雙腳而上，讓他順利渡河抵達對岸。亦在運糧時差點碰上吐魯番盜賊，幸得護佑、暫時停留，而避免危難。他在北地活動二、三十餘次，皆未碰上盜賊危難，都是仰賴菩薩護佑，所以寫下此〈序〉，勸勉後人奉持本經。或許是張依的經驗，《摩利支天經》成爲敦煌地區抄寫、供養的經典選擇之一，在P.二〇八五與P.三七五九b也可見到，抄寫或誦讀《摩利支天經》，仰賴經德，可以除病護身、興旺家業。⁴

註釋：

*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。

1. 李玉珉，〈唐宋摩利支天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五—六。

2. 李玉珉，〈唐宋摩利支天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一—四十六。

3. 有關S.二〇五九所述靈驗事蹟，張小剛、李玉 等學者皆有討論，可逕參相關研究，文章所引原文係參顏延亮

，〈有關張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見文獻——《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》序〉校錄及其他〉，《敦煌研究》二〇〇二年第五期（總第七十五期），頁一〇一

——〇四；另參楊寶玉，〈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張球崇佛活動考察〉，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二〇二〇年第三期，頁三十九—四十三。（□是原文中該字已不可辨識。）

4. P.三七五九b尾題云：「戊子年（九二八）潤（閏）五月十六日，於弟子某甲持誦《八陽經》，書寫《摩利支天經》，日誦三遍，日日持經念戒，依食字然，日日家興。□。」而P.二八〇五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供養人曹氏的題記云：「天福六年辛丑歲（九四一）十月十三日

斯里蘭卡年度佛牙節如期舉行

斯里蘭卡一年一度的康提佛牙節（Kandy Esala Perahera）由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止，為期十天左右。

數十頭大象遊行外，往往搭配炫麗的火舞、擊鼓表演，場面極為熱鬧，可說是斯里蘭卡的嘉年華。

康提佛牙節斯里蘭卡當地的年度佛教慶典，據說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。但據考證，大約是在四世紀時，佛陀的「佛牙舍利」從印度被帶到斯里蘭卡，而十七世紀時，康提佛牙寺建造後，佛牙舍利便被置放其內，自此成為佛教聖地。自十八世紀中，斯里蘭卡國王下令讓佛教「聖獸」大象駕著裝有佛牙的神龕，

穿著華麗的象衣遊行在大街上。除了引來群衆參與的

，清信女弟子小娘子曹氏敬寫《般若心經》一卷、《續命經》一卷、《延壽命經》一卷、《摩利支天經》一卷。奉為己躬患難，今經數晨，藥餌頻施，不蒙抽減。今遭臥疾，始悟前非，伏乞大聖濟難拔危，鑒照寫經功德，望仗厄難消除，死家債主領資福分，往生西方，滿其心願，永充供養。」不過，從這兩篇題記來看，主要概念仍是抄經功德觀，《摩利支天經》只是他們奉持供養的經典之一，而非僅有奉持此部經典、全力推動其信仰。

本年度的盛事如期舉行，主辦方也主動公布參與象群的照片，說明大象們都受到良好的照顧，以免再次陷入虐待動物的爭議。